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

第九回 驗屍場又遇奇案 拷賊徒巧得真情

且說彭公帶同刑件人等，出三河縣城，人馬轎夫直奔夏店而來。到了屍場，地方、保甲人等前來迎接老爺。轎夫打杵，彭公下轎一看：早有人把屍棚搭好，當中擺的是公案桌兒，上邊有文房四寶。看罷，進了屍棚落座，吩咐人去把那被傷身死之人驗明，稟我知道。刑房書班杜光，帶同件作劉榮，先把屍身驗明，然後跪在公案前說：「請老爺過目，被害人週身傷四十四處，致命七處。」彭公一聽，心內不悅，暗想昨天本縣目睹，看見曹二拳回氣斷，打死趕腳之人，為何又有傷痕四十餘處？即站起身來，到了屍身前一著，見遍身血跡，難辨面目，復又返身落座，說：「曹二，你到底為何把他打死的？」曹二說：「小人是為僱驢，與他口角相爭，一拳把他打死。要說四十多處傷痕，這話就不對了。」彭公說：「曹二，你過去看看再說。」有人帶他到了死屍旁一看，曹二心中一愣，細看那死屍，是十八九歲的一個後生，面目倒也白淨，被血所污，也看不出五官來，身穿藍綢子褂褲，上面盡是血，渾身傷痕不少。看罷回來，跪在彭公座前說：「大老爺，小人冤枉了！昨日我打死的是四十多歲的男子，身穿破衣；今日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孩童，週身傷痕甚多，不知被何人打死？」彭公一聞此言，心中一想，說：「我昨天也是目瞻眼見的事，看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為何今日不是的了？其中定有緣故。」想罷，又到那死屍旁邊，仔細一看，並不是昨天被打之人，其中必有別情。看罷歸座說：「把本地官人帶過來！」旁邊人答應，帶上一人跪倒，口稱：「老爺，杜亮叩頭。」彭公說：「你是此地的地方？」杜亮說：「小人充當此地的地方。」彭公說：「我且問你，昨天曹二打死驢夫，是你看屍？」杜亮說：「不是。」彭公說：「不是你誰？」

杜亮說：「只因小人解送兇手報案，此處留下小人的伙計魏保英看屍。」

彭公吩咐：「帶魏保英上來，我問他就是了。」杜亮答應，就站起身來叫魏保英。少時有人答應，進了席棚，來到公案之前，跪下叩頭。彭公往下一看，說：「你抬起頭來。」魏保英一抬頭，彭公看他年有二十八九歲，面皮微青，並無一點血色，黃眉毛三角眼，一臉的橫肉，高鼻薄片嘴，身穿毛藍布半截褂、紫花布襪子、青布鞋，跪倒口稱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魏保英叩頭。」彭公說：「魏保英，你今年多大歲數，當差幾年？」魏保英說：「小人二十九歲，自幼在公門當差。我父親外號叫魏不活，也在此處當過保甲，已然死了。我跟著杜頭兒當此差使。」

彭公說：「你一人看守，可還有別人？」魏保英說：「就是小人自己，並無別人。」彭公說：「既無別人，我且問你，夜內屍身為何改換？」魏保英說：「小人看守，並未睡覺，焉有改換之理。」彭公微微地一笑，說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好生大膽，一夜之間，竟會移屍改換，還不從實招來！」魏保英說：「小人並無別的緣故，求老爺恩典吧！」彭公說：「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應，來人，給我拿下去掌嘴！」皂役人等拉下，打了四十嘴巴，又打了四十大板。魏保英說：「老爺就是打死小的，也沒有口供，求老爺恩典吧！」彭公說：「我已知道你這廝不是好人，要不實

說，我把你活活打死！來人，再給我打。」差役人等又拉下打了一頓，魏保英受刑不過，說：「求老爺不必多問，我招就是了。」彭公吩咐：「把他給我帶上來！」那魏保英叩頭說：「老爺容稟，只因昨日奉我們頭目差使，著我看死屍。我吃了晚飯，喝了四兩酒，自己在那死屍旁睡去。天有二鼓，一陣涼風透骨，吹得我毛骨悚然。起來一看，滿天星斗，並無月色，又無一個人與我作伴，定一定神，見那死屍一旁，燈籠發昏，我去夾了一夾燭花兒，方才要睡，又起了一陣旋風，刮得甚是可怕，圍著我繞了一回。我再看不見旋風了，因此我才把臉一蒙，睡至天色大亮。我這裡又叫了幾個伙計搭屍棚，伺候老爺驗屍。此話是實，並無別的緣故，求老爺詳查，不必責打小的。」彭公聽魏保英伶牙俐齒，如此遮蓋，吩咐：「來人！」兩邊三班人役一聲答應。彭公喝道：「把那魏保英給我活活的打死就是！」那皂隸答應，把魏保英拉下去，拉倒在地，舉起板子往下就打，打了有二十板子，魏保英受刑不過，說：「罷了，我招了吧！」

老爺不必打了，我說就是了。」彭公說：「我把你這刁猾的奴才，既然你說，吩咐人放下他來，你就給我說吧！」那魏保英眼含痛淚，說出這件事來。有分教：說出這事驚天地，追破機關泣鬼神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